

紙紮人生・藝師剪影

撰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 姚郁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副教授 謝貴文

一、楔子

紙紮源於民間信仰的文化，主要運用在神明祭祀以及喪葬儀式，每一樣紙紮作品都包含著人們對於上天之敬意及對過往先人的思念之情，從中不僅可看出藝師們匠心獨具的技巧展現，更可以窺探人們對於另外一個世界的想像，以及常民對於先祖慎終追遠的情懷。不論是弔喪禮儀中燒給往生者的糊紙藝品，或是為因應普度及建廟福醮所製作的神佛偶像，皆在紙紮藝師的巧手剪貼下栩栩如生。

糊紙工藝歷史雖流傳已久，卻鮮少為人所重視，主要因糊紙藝品大多應用於傳統喪俗場合，使人們有所忌諱；且因糊紙的應用特性，使其無法像其他藝品一樣被保存下來，終將隨火歸於天地。本文將訪談兩位高雄在地的紙紮藝師，藉由他們的從業歷程與甘苦回憶，一窺紙紮工藝的美麗與哀愁。

二、楊文官藝師

楊文官：「藝術就是能在藝術品內尋趣，讓看的人也覺得很歡喜。」

靜謐的巷弄中，有戶人家外頭堆積著許多竹條，和許多竹子綁好的紙屋半成品，屋內兩三人聚精會神地專注手中工作，空氣中有種濃厚的糰糊味道，一旁的收音機傳來陣陣廣播聲，排解了這煩悶燥



圖1 楊文官藝師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熱的氣氛。

一九六八年生，澎湖人，現住在三民區，整個家族都在從事紙紮事業的楊文官，從小就在耳濡目染之下接觸了這項工藝，文官師傅跟我們說：「以前在我阿公那時候，被日本人統治，連祖先都不能祭拜了，哪能做紙紮！所以那時候就造成了斷層，直到光復之後，民生也較富裕了，紙紮這項產業就又隨著人民生活信仰的需要，漸漸興盛起來。」現在他會的手藝，都是爸爸教他的，是祖傳的功夫，從爺爺那時代一路交到他手上。

拿著祖先的招牌在這裡，不能漏氣

楊師傅一邊糊著紙厝一邊跟我們說，北部跟南部的紙紮在早期風格是完全不一樣，比如說南部就屬於比較閩南式的屋頂，是馬背形的；而北部就是比較翹的那種型，屬於燕子尾的，但近年來南北師傅互相交流，所以房屋形式基本上大致相同。

圖2 楊文官的普渡神祇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楊文官說：「作一間房子就是要別出心裁，用人力來迴向功德。花很多人力替亡靈來做一間紙紮厝，才有功德可以迴向，這就是有願就要有力。」他也因此更加堅持製作紙紮的各項細節，他豪邁的笑著說：「拿著祖先的招牌在這邊跟人家生活，不能『漏氣』的。」

時代不同，也要跟著價值觀走

文官師傅說：「以前人對東西的觀感跟現代人完全不一樣，我用剪刀剪個椅子它就是個椅子，我剪個高椅它就是個高椅，主家看了就很高興，現在這樣是不行的。」

隨著現在人的感官改變，傳統手藝卻一點一滴消逝了，剪紙藝術在時代洪流下被替換，以前阿公所流傳下來的剪紙技巧，雖然還記得怎麼剪，卻也沒有市場接納了，轉而被色彩鮮豔及立體的印刷品所取代，楊文官說：「你用剪的作品，人家說不像實體，但那才是真功夫啊！」

求新求變，跟祖公說抱歉

在訪談過程中，楊師傅總透露出他對紙紮藝術的喜愛，紙紮在他心裡不僅僅是祭祀用品，更是藝術品，有時候看到別出心裁的作品，也會想學習效仿。他打趣的說：「我們不會去顧忌說一定要怎麼做，如果有發現比較好的，也是會改變違背一下原本的工法，跟祖公說一聲：『抱歉啊！我們改一下』，藝術的東西這樣子玩比較有趣啦！」

因此，他也常常接到許多喪家主人要的客製化產品，說起印象深刻的作品，他拿起了手機讓我們看照片，竟然是臺一比一的彈珠臺；也曾有接過訂單，因喪家主人生前喜愛遊艇，往生後希望造一艘一模一樣的遊艇。這些作品的構圖都得由他自己慢慢想，在頭腦裡想出設計圖後，再付諸於實體製作，沒有任何美術教育基礎的他笑著說：「玩久就有心得了。」





圖2 楊文官融合紙紮與書法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紙紮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東西，
可以玩它、作變化

除了平時在做的紙厝及建醮糊紙作品，楊文官也嘗試將紙紮轉化成藝術品，與洛水書會（書法協會）合作，將紙紮融入書法元素做成藝術品，還曾到高雄文化中心展覽。他說：「老師先是寫一幅草書的『龍』字，用這元素下去創造，當初做出來的就是一條龍的紙紮作品。」

對於楊文官來說，如果紙紮只是每天剪剪貼貼，做機械式的動作，就不算是藝術，加上一些變化的，懂得怎麼去玩它，懂得怎麼在裡面尋趣，那才說得上是藝術。他說：「藝術就是能夠在藝術品內尋趣，讓看的人也覺得很歡喜。」

三、蘇淑錦藝師

蘇淑錦：「看過很多紙厝就可以比較功夫在哪裡。外行看漂亮，內行人看的是功夫。」

在偏僻的蜿蜒小徑裡，我們找到了一間鐵皮廠房，屋後傳來鴨子的一陣陣叫聲，彷彿到了鄉下農舍。位於高雄岡山的紙紮藝師蘇淑錦，她與已故夫婿謝明智師傅所做的許多紙紮作品都保存於照片中，讓我們有機會看見紙紮藝術的另一種面貌。



圖4 蘇淑錦藝師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口耳相傳的祖傳好口碑

今年六十歲的蘇淑錦，承接夫家祖傳的紙紮事業，從事糊紙工作已三十多年，與丈夫結婚的第四天便開始了她的糊紙之路。她一邊拿著釘槍固定竹子，一邊與我們聊天，我們疑惑著為什麼是用釘槍固定，她說：「竹子的厚度夠，我們這樣用釘的比較快，以前我們也是都用綁的，現在改變成比較快的方式，但有些地方還是會用紙丁綁。」

蘇淑錦做的紙厝是屬於傳統式的，平時會與兩位員工一同製作，忙不過來時會請其他師傅幫忙。每天在漫長枯燥的製作過程中，總會有鄰居、朋友作客相伴。她堅持自家理念，不與禮儀公司合作賺取利潤，因祖傳事業基礎打得好，且藉著道士接引工作與口耳相傳的好口碑，使謝家紙紮在南部地區小有名氣。



圖5 蘇淑錦的普渡山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功夫是在自己手裡，自己的想法要能去變化

蘇淑錦接著帶我們走向房子後面，看到了一個舊舊的木頭抽屜，每一個小抽屜上都貼著標籤寫著材料的名稱，她還拿出作品的照片說：「這個是先畫好，然後再剪、糊上去，整個工很細，做一個過程都很久。」我們欣賞著照片中的紙紮，每一件都驚為天人，所有圖案都是師傅一筆一筆畫上去的，紙紮上的圖樣栩栩如生，紙厝的宏大格局與精緻程度，也著實讓我們驚豔。蘇淑錦在製作紙紮時，不需要先畫草稿圖，因為她認為功夫是在自己手裡，自己的頭腦想法要能去變化，尺寸依著比例裁剪，還要考慮到材料怎麼用，這些功夫都是在師傅自己手裡。

蘇淑錦認為從事紙紮這行業是最沒禁忌的，在這幾十年裡也遇到了幾件不可思

議的事，她丈夫還沒過世時，有一位老婆婆知道謝家手藝很好，於是先與師傅討論要糊什麼樣的紙厝，只可惜謝明智師傅還來不及完成就先離開人世，過沒多久老婆婆也過世了。蘇淑錦希望能夠完成老婆婆的願望，於是拿著紙厝的照片去擲筊徵求她的同意，接著在製作的過程中，很神奇的都會有一隻蟾蜍跑來旁邊待著，把牠趕出去，不久又會再跑進來。蘇淑錦說：「搞不好是來看我做，因為我老公走了，她可能不相信我，才來這裡監工。我就在心中默默的唸，我會把她的房子糊好，請她放心，我不會因為老公走了就偷工減料，我會用心幫她做。果然隔天就沒再看到這隻蟾蜍了。」她認為這很難解釋，也不能確定是不是老婆婆真的來了，只能說是件很玄的事。

蘇淑錦說她還糊過一間紙厝，往生者是信仰基督教的，她說：「亡者的兒女夢到他說沒有房子可以住，因此跑來找我，請我們幫他糊房子。」燒完紙厝後，往生者托夢給孩子說有房子可住了，於是開心地向師傅們道謝。還有一次蘇淑錦夢到一位往生者說沒有腳，希望能有雙腳。她納悶地到主家詢問，才知道往生者生前因罹患糖尿病而截肢，因此便又做了紙糊的義肢，與紙厝一同火化。她認為紙紮是不分宗教的，只希望能完成所有往生者及其親人的心願。

內行看功夫，不是看漂亮

對於新式紙紮的逐漸興起，蘇淑錦認為依個人喜好看法不同，無法比較，只是在都市燒紙紮已經不太方便了，鄉下比較方便且有地方可燒。她認為：「都市的是縮小版，鄉下人看大間的習慣了，又有地方燒，所以就糊大間一點，和新的紙厝不能一概而論。」每個紙紮都有其特色，與使用的材料及師傅的功夫有關係，她說：「看過很多紙厝就可以比較功夫在哪裡。如果像外行的看到就覺得很漂亮而已，如果內行的在看，人家是在看功夫，不是看漂亮。」謝家祖傳下來的功夫無庸置疑是受肯定的，她一手承接夫家的事



圖5 蘇淑錦的庫官與轎夫作品
資料來源：姚郁紋 攝。

業，維持著好口碑。

為了撐起一個家，給孩子們留紀念

紙紮對於蘇淑錦來說，是她認為必須要接的工作，為了能夠一手撐起一個家，十年前丈夫去世後，她堅強地爲了孩子、爲了謝家的祖傳事業而繼續做紙紮。她說：「以前我老公畫畫比較好，什麼都是手工做的，我不像他一樣有藝術天分，但是我自己研究，自己想辦法，抄他留下來的資料，就這樣做起來，因為我要撐起這個家。」

製作紙紮的辛苦是外人無法想像的，她說做這行的沒有假日的，沒辦法休息，年輕人都想要有假日，所以學不來。原本她有意傳承給讀藝術科系的二女兒，但是女兒在兩年前離開人世了，她很難過也很捨不得，因此再也沒有打算讓其他孩子接，因為太辛苦了。她說：「我也老了，沒辦法什麼都記得，但我一定要留下一點資料，給孩子們當作紀念。」我們看著她的臉上、手上所留下製作紙紮的歲月痕跡，深深爲她撐起家庭與紙紮事業的堅強意志而感動。

四、尾聲

對於紙紮，在每個人的心中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相信燒化紙紮能夠送到過世親人的身邊，有的人則持懷疑的態度，不論紙紮在人們心中是否存在，至少在藝師的心中是存在的，他們堅信自己所做的紙紮能夠達到往生者的需求與願望，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創作。紙紮，是項純手工的技藝，每位師傅依各自的美感製作出屬於自己的紙紮，賦予它獨特的藝術性。

在楊文官、蘇淑錦兩位藝師的身上，我們看到紙紮工藝的文化內涵、藝術價值與風格流變，也感受這項產業所面臨的傳承危機與發展困境，著實令人憂心。雖然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傳統紙紮的需求已不復過往，但它背後所蘊含人與天地神靈的溝通，及對先人慎終追遠的精神，仍是珍貴的民間文化資產，值得我們重視與保存，並向傳承這項傳統工藝的藝師致上敬意。

